

孤守少年情，力匡家国义

——记《琅琊榜》萧景琰

孙益平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4-00019-03

身着铁甲，策马而来，风尘仆仆，这是靖王萧景琰的出场。

眼前的他着实不像一个皇子，举手投足间没有刻板印象中皇子该有的养尊处优的娇贵。但你能确信他是一个皇子，因为比起纯粹征战沙场的铁汉，他多了份高傲的儒雅。

不苟言笑的寒暄、犀利的反问、讥讽的冷笑让靖王浑身都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冷峻。

“不好相处”是靖王给我的第一印象。

靖王的第二个镜头是在大殿之外。烈日下穿着厚实战甲的他汗流浃背，却依然腰背笔直，英俊眉眼间略显阴郁而难掩硬骨之气。他等了很久，因为父皇就没在意过他还在外面，即使他夙夜不休回宫述职，即使现在殿外酷热难耐。在公公的提醒之下，皇帝才淡淡地说上一句“瞧瞧把他给忘了”，我惊讶于这位父亲对儿子的态度，皇帝好像习惯了忽视这个脾气不太好的皇子；我同样惊讶于靖王的冷漠，他好似早已习惯了父皇的忽视。靖王不够优秀吗？可他用无数次的出生入死赢得赫赫战功。靖王不够出色吗？他的功绩，恐怕当朝没有一个皇子能够望其项背。

我开始心疼这个“不讨人喜欢”的靖王，也想起靖王出场时霓凰郡主说的那句：“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他的身上，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十七岁的回忆，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靖王：身着红衣，意气风发，爽朗清举。

“我十七岁了，父皇恩准我开府建衙，这是我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怎么样？”原来这个常常被忽视遗忘的靖王，也曾受到父皇的宠溺。

他笑着用手揽住身旁的林殊，那笑明媚得让人睁不开眼。原来这个总是不苟言笑的靖王，也曾笑靥如花。

萧景琰怎么也不可能料到出使东海后的物是人非。他回到了自己的宅院，但为他选宅的皇长兄却含冤丧命于牢狱；他把鸽子蛋大的珍珠给林殊寻回来了，而那个离开前还与他说笑的小殊却战死梅岭尸骨无存。他终于懂得，那个亲自将毒酒赐给兄长的父皇，那个下令杀死林氏满门的父皇，原来仅仅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君上”而已。

如果没有赤焰一案，景琰的生活会是怎样？他有父皇的宠爱、兄长的引领、好友的陪伴，父皇会对他悉心教导，他会与志同道合的兄弟一展平生抱负，会与情同手足的朋友一起征服属于他们的战场，哪怕马革裹尸是他最终的归宿，他也是快乐的。

如果赤焰一案后景琰弯腰了，他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他可以把一切都忘了，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凭借他的能力，获得父皇的喜爱、赢得大臣的支持走上至尊之位并非绝无可能，他依旧可以过与往日并无二异的生活，甚至荣宠甚之。

“不弯腰”本不是景琰的职责，“被排挤”“被冷落”“本不是他理所应当的处境，但“靖王自有靖王的风骨”。

所以他再也没笑过了，红衣景琰永远死在了他的二十一岁，他曾经深信的情深友于、父慈子孝、政通人和，和过往所有美好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彻彻底底地破碎，此后用十三年的冷峻维护内心最脆弱的伤疤，把余生的温柔都留来缅怀再也无法归来的兄长与挚友。他在一夕之间改变，那样悄无声息，没有梅长苏挫骨削皮的触目惊心，却一样令人心碎。他的失望、原则与坚守让他变得孤傲、冷峻、不好相处并且言辞尖锐。你若触碰他的底线，无论你身处多么高贵的位置，他都会丝毫不留情面。

他看似变得强大无比。

他的冷漠，让我们以为他不会委屈。

他拼死解救霓凰郡主，情急之下刀挟太子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与郡主的清白。营救一国郡主于危险是何等功劳，而父皇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肯定，只有一句“景琰，你可知罪？”。

他救郡主并非为了讨好谁，也并非为了获得什么功劳，他救郡主只是因为她和他都是一样的人，因为她曾是那个被林殊视若珍宝，与他和林殊一起嬉笑玩闹，叫他“水牛”的妹妹。可是做了好事却被问罪，谁又不会难过寒心？何况问罪的，还是他的父亲。皇帝因靖王挟持太子而问罪靖王，却不曾担心同是骨肉的靖王有没有在越贵妃的乱箭射杀中被伤到分毫。他们都是他的儿子，在这一问题上，本该是没有差别的。

“景琰，你可知罪？”一句质问，就像刀子一样刺向靖王的心。

“儿臣刀挟太子，虽然事急从权，但终究是以下犯上，儿臣知罪。”没有疑惑、没有愤怒、没有委屈，他的语气平静得就像一滩死水，他言语的逻辑理智得吓人。

靖王的一句理性到不能再理性的“儿臣知罪”让我一下红了眼眶，或许自从他从东海回来起，他就不敢再在所谓父子关系中再夹杂一点孩子的感性。他真的不委屈？不在意？不痛吗？他的冷漠，只是因为他心如死灰。

他的无畏，让我们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怕。

他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太子与誉王，太子与誉王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朝中六部早已纷纷站队各择其主，靖王起初的孤立无援，意味着与几乎所有朝臣为敌。但太子与誉王仍不是他最大的对手，他最终的敌人是当朝陛下，他若想重审旧案，就必须与最有权势之人做对。他选的路，太难。他的处境如行于悬崖钢丝，差之分毫，就是万劫不复，他不怕粉身碎骨，但怕梅长苏的心血是一场空，怕祁王与林府的罪名再也没有办法被澄清天下，怕自己坚守的道义到头来还是一缕幻影。

他的俊冷，让我们以为他没有脆弱。

在几乎所有人的面前，他都倔强强硬到近乎不通人情，只有在母亲面前，他才是萧景琰最本真的样子。当得知赤焰一案的真相后，他来到母亲寝宫，伏在门旁带着哭腔低语：“母亲，我想小殊了。”他噙着热泪的双眸，那样干净，那样柔情，那样令人动容。我不禁恍然，原来靖王也是一个温柔入骨的人。

这样无法抑制的思念与眼泪，十三年中不知有多少。都说时间可以抚平伤痛，但于萧景琰而言，时光便如同一把利刃，一年一年地割深他的伤口，血肉模糊的疼痛，让他永远无法忘却。他不是没有脆弱，只是他把那份他无比珍视的，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玷污践踏的柔情藏得太深太深了。

他的不争，让我们以为他毫无野心。

萧景琰有野心吗？不，他自幼受皇长兄的引导，他敬祁王，他信祁王。他从小便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位置，而未来的至尊之位只能是皇长兄的，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坐上那个位置。萧景琰没有野心吗？不，他需要为林殊翻案，需要还皇长兄、还无数蒙冤而死的将士们一个清白。而要想做到这些，他就必须比当朝皇帝更加有权势。

他并非没有可以被理解的夺位的理由，他本就是一个极有能力的皇子，有夺嫡之念年无可厚非。他可以“曲线救国”，待有权势凭一己之力重翻旧案。可向那些人献殷勤，与那些人同流合污，哪怕这些只是为了达到正义目的的手段，他都不忍、不愿、不屑，他觉得恶心，他怕让故人有一星半点的失望。他只能在许多更好的选择中选择最差劲的处境，一选择，就是十三年。

梅长苏的念念不忘，是十三年呕心沥血的筹谋；萧景琰的念念不忘，是十三年格格不入的坚守。十三年，他以冷面来作为保护自己内心最柔软处的伪装，用作将他不喜欢的人与事拒之门外的武器。靖王身处皇城之中，身边都是形形色色身处不同阵营的玩弄权术之子，况且他还是皇子身份，想要独善其身，谈何容易！十三年，他付出牺牲的已经够多了，我想，他早已忘记了那由责任孕育又被原则抑制的野心。

这时梅长苏出现了，当梅长苏提出要助他赢得皇位，他大笑，就像听一个戏谑无比的笑话，该是个多么没眼光的人才会选择最没赢面的他。可当梅长苏坦诚相对，他几乎没有思索就接受了梅长苏的选择。这断然让我无比感动，原来萧景琰从未忘记过被原则一直否决着的野心，当他看到原则与野心可以共处的绝无仅有的机会，他不假思索、毫无犹疑。

这并非是一个轻而易举能做出的决定，夺嫡意味着放弃至少安稳的处境，将自己和母妃都置于众目睽睽的危险境地，如果失败了，就是覆水不收。他不可能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可他仍要背水一战。

在涉及赤焰的事情上，他从来都是决绝的，有时甚至决绝到不明事理。

卫铮被捕，他要救。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副将赌上光明的前程，简直太愚蠢荒谬了。但卫铮是林殊的副将。他说：“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不值得。’吗？”

这似乎是靖王第一次展露他的绝对感性。不顾利害、不计后果，哪怕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仅有的、未来的一切，他也要救，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十三年前的“不在”已经让他足够悔恨了，兄长好友身处水深火热，而他却在远地毫不知情，他总觉得如果当时他在京城，他的申诉维护或许能够让血流成河的悲剧有不一样的结局。当他得知当年故事的见证者还活着，他怎么可以允许十三年后的自己袖手旁观？他是太清楚地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辜负林殊，太清醒地明白自己不可以再次错过有关林殊任何下落的线索。

他甚至留有一丝万一的希望，万一小殊还没死，只是隐匿在某个角落好好地生活。他想听卫铮的叙述，想知道自己虚幻的念头有没有可能是现实。

他把卫铮救了出来，却没有从卫铮口中得到他所期盼得到的答案。现实不是童话，没有奇迹，没有他所期待的不切实际。他还听到了令他心碎的细节：梅岭沦为焦土，将士葬身火海。描述越详尽，他越痛心，一言一语，字字剜心。他不是没有想过当年梅岭的惨状，却从不敢想得如此触目惊心。当脑海

中的空白被填补得满满当当，那留给万一的希望的空间永远都不能有了。

“原来小殊是真的回不来了。”

他心里燃烧了十三年微弱火苗，就这样被扑灭。

如果小殊结局的尘埃落定是希望的破碎，那登上天子之位就是理想的毁灭。

在梅长苏的运筹帷幄之下，他们真的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皇七子萧景琰，天资英奇，体识明允。兹，恪遵天意，抚顺舆情，谨告天地宗庙立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继万年之统，以安四海之心。钦此。”靖王成功了，可我私以为这是萧景琰最悲剧的时刻。靖王册封太子时悲怆的背景音乐也在时刻提醒着观众，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

同样是红袍加身，造化却抹去他十七岁所有的神采奕奕，他眉眼低垂，心事重重的脸上只写着两个字：责任。责任驱使下的夺嫡，其实从来就不是他的理想。十三年中对原则的坚守，十三年后对帝位的追求，是靖王对永久逝去的理想最虔诚的奠念。

萧景琰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尊皇长兄为未来的天子，做皇长兄的左膀右臂，辅佐皇长兄行大道于天下；是有三五好友在侧，一起饮酒高歌、驰骋纵马。靖王册封礼结束到母亲寝宫向母亲行礼，二人都是神色郁郁，没有本该有的欣喜。命运弄人，谁承想，那个最终坐上本该属于祁王兄宝座的人，是他。

他扛起本不属于他的责任，承受起本不属于他的孤独，在一切崩塌之后还要身心疲惫地给曾经深信不疑的家国天下重新勾勒出新的模样。

仔细想想，二十一岁后的萧景琰几乎就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刻，哪怕是得知小殊仍在人世时，也是悔恨与担忧居多。靖王得知梅长苏身份的情节在电视剧中有十分强烈的戏剧冲突，电视剧制造的这种戏剧冲突让人物的情感展现更直接，观众相应产生更强烈的感受。其实我个人更偏爱《琅琊榜》小说对于靖王得知梅长苏身份的情节设计，平淡而有起伏的叙述中流露出的无限细腻，太抓人。靖王在稀松平常的聊天中无意得到信息，过往无数的疑惑被瞬间点醒，他飞速驰马至苏宅想要得到答案，却在苏宅门口勒马停下，巨大的惯性让他坠于马蹄。他哭着问蒙挚，听到了意料之内的回答，却过苏宅而不入，驾马回府。这一勒马，这一回府，让我顿时泪流满面。

“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又何必无故增添他的烦恼。”

十三年的分离，他连重逢时与挚友会心的对视、奋不顾身的拥抱，都不允许自己拥有。

他是与林殊有交集的人中，最晚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的一

个。其实他并非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在梅长苏身上找到了许多属于林殊的蛛丝马迹：思考时下意识捻搓衣角的习惯、从剑鞘中拔出利剑指向地图的利落潇洒……飞流口中唤出的那声“水牛”，母亲对苏先生不寻常的态度等等细节都让他对梅长苏的身份起了疑心。可一切的怀疑与试探最终还是以一句自嘲的否定做结：

“我想我真的是疯了，有那么一刻，我竟然以为，我甚至可以确信，他就是小殊。”

因为太了解，他不敢认，他不敢将眼前这个弱不禁风、搅弄风云的阴诡谋士与当年身姿硬朗、驰骋沙场的明朗少年联系在一起；因为未完成的使命，他不可以认，梅长苏和知道梅长苏身份的所有人都在隐瞒靖王，夺嫡面前，任何可能被对手抓住的软肋都不被允许，他必须舍弃所有的个人情感。

但无论相认的过程多么坎坷，相认时的情感多么复杂，小殊的归来毫无疑问是对靖王最大的拯救，像一束温暖明媚的光，照在了经年湿冷黑暗的洞底。可上苍又冷酷无情地再次收走靖王生命里这一束光亮。

“他在东宫的一间素室中夙夜不眠地抄写本次战事中那些亡者的名字，从最低阶的士兵开始抄起，笔笔认真，可是每每写到最后一个名字时，他却总会丢下笔伏案大哭，悲恸难以自抑，就连怀有身孕的太子妃也无法制止。”十三年后，他成为了最有权势的人，然而面对自己想要留住的挚友，还是如十三年前一样无力。这样大哭的月夜，往后的几十年，不知会有多少。

待靖王登基之后，琰帝会学着如何管理朝臣、治理天下，学会平衡权势、迂回官场，学会掩饰情绪、习惯孤独，所有人都忘了他也曾是当年年幼直率的皇七子。

那个红衣少年二十一岁时理想的恣意人生，永远只是琰帝梦中朦胧的幻影了。而自少年起就坚定的情义天下，他一直在守护，风雨不移。

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打动我的影视角色，让我第一次产生了提笔聊聊的念头。

也是因为太喜欢，所以一直不敢下笔，我太珍惜萧景琰这个角色，总是怕谈得不够深，不够准，不够全。今年是《琅琊榜》播出的第六周年，我也在这六年中看了许多遍《琅琊榜》，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动。我想我有些懂了景琰，应该可以在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周年聊聊他了。

悲情而不沉重，悲剧性的人物基调上始终有顽强的向上凛然之气，这是萧景琰最打动我的地方。六年前的秋天能与萧景琰相遇，真好。